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世無匹  
第十六回 恩怨分明賢太守掛冠歸去 賢奸報復小翰林衣錦還鄉

詞曰： 只道昧心天不報，誰知遲速難逃。從前作事太矜驕，而今沒興處，便是可憐宵。夫婦十年重會面，麟兒已奮雲霄。一朝燕返舊時巢，天恩隨日至，仙樂逐雲飄。

右調《臨江仙》

話說曾九功別了乾家父子，在路不分晝夜，兼程而進。不及兩月，已到南雄。未曾上任，先欲將干白虹書信親致麗容，便自換了微服，跟著一個小廝，信步尋至庵中。才走入門，早見貼著乾濬郊的喜單，便知不錯。恰好周氏也正走出來，曾九功因問道：「這庵裡有個乾家的女眷住著麼？」

周氏見他是外鄉人，不敢便說是有，只應道：「相公是何處來的，卻問人家女眷？」曾九功道：「他家丈夫寄的家信在此，所以相問。」周氏喜道：「相公在何處遇見乾相公來？既有家信，快些與我。」曾九功便在袖裡摸出，遞與周氏道：「我與乾相公是結盟兄弟，他今現在京中，特托我來報喜，必求乾奶奶面見，尚有許多話說。」周氏道：「相公請佛殿上坐，我進去傳說便了。」

連忙轉身入內，將這封書送與麗容。麗容見說丈夫有信，猶如獲了明珠，連忙拆開看了，大喜道：「原來我丈夫已同兒子在京，那送書的就是本府太爺。」周氏聽說，驚得魂不附體，忙同麗容趨出，向曾九功連連磕頭道：「老尼不知太爺到來，失於小心，還求見宥。」

曾九功慌忙止住，見麗容已在面前，折身便拜，麗容回拜不迭。曾九功謝道：「不佞忝與乾兄拜為手足，向沐垂青，令郎早領首薦，聯蟬在即，今不佞叨役此土，幸與恩嫂咫尺相依，得以少抒恭敬。」便將干白虹父子向來之事，細述一遍。麗容道：「小兒荷蒙提挈，乃得寸進，感佩不淺。賤妾女流，又辱屈尊垂盼，沾榮多矣。」曾九功道：「那一位師父姓周？」麗容道：「就是這位。」曾九功深深一揖道：「乾奶奶向來蒙你恩待，我所深知，先有白鏹百金，聊償薪水，你日後終養之事，都在我身上。」周氏跪謝道：「怎當老爺抬舉。乾奶奶在此，正愧伏侍不週，敢受老爺恩賞？」曾九功道：「將來尚欲補報，此些些之物，何消固辭。」周氏只得叩頭而受。

麗容道：「妾有一事，向來含忍至今，無門可訴。老爺今為此地公祖，正可仰藉持平，少伸冤抑。賤妾孤苦無依，人離家破，實因陳與權蒙面喪心，奸謀抄占，以至於此。」曾九功道：「此事令郎言之最詳，恩嫂不必再說。不佞這番實實為此而來，尊嫂俟我下馬之日，速投一紙呈狀，用令郎出名，我自手段斷還恩嫂家業便了。今日微行至此，衙役已四散迎接，不好耽延，只得告別。直等事終之後，再盡衷曲。」說罷，別了兩人，出門而去。正是：

十載雲泥青眼留，詎來五馬事微游。

未憑熊軾臨南面，先向雲林謁女流。

曾九功擇吉上任，父老遮道相迎，朱幡彩仗，極其嚴肅。因係翰林改調之官，聲望愈加清貴。行過了香，升堂治事，真個吏行冰上，人在鏡中。陳與權也來趨賀，曾九功不容相見。

看官，你道陳與權此際該赴春闈，如何尚在家裡？原來他連年在外兜攬事情，鄉里又過於橫虐，竟被冤民告發，布政司查有訟事幹連，不肯起文赴北，故此未得會試。後來聞知新任府官乃是曾九功，因想當年曾有一面，這几案訟事，必然垂情保護。只可惜他在京中要與我結盟，我卻不曾看他在眼裡。那知曾九功放告之日，訟者愈多。金麗容也具詞赴控。曾九功盡批親鞫，逐案簽牌，差提紛出。

一日喚齊原告，會同廳縣各司，在於城隍廟公審。陳與權因見曾九功風威嚴厲，仍換了青衣小帽，跪於案前。曾九功略不睬他，只逐一叫原告質對。陳與權見事皆真實，賊證鑿然，難以遁飾，盡皆頓口無言。及審到金麗容之事，曾九功拍案道：「此事本府在京時，已知原委，今日對簿，正魑魅現形之時。況乾濬郊所告甚明，金氏現在質審，事果真確，你不許抵賴。倘有可辯，亦鬚面對明白。」

陳與權俯首唯諾，曾九功便令他兩人質證。麗容積恨有年，一見仇人，不覺怒從心起，便指定了面罵道：「你這蒙面昧心的禽獸，可記得凍死在南雄嶺上的時節，我家丈夫扶下來，灌活奉養在家的好處麼？」陳與權道：「是有的。」麗容道：「可記得輕裘肥馬，僮僕跟隨，書館岑寂，贈以美婢，聘娶喬氏，慨費千金麼？」陳與權道：「也是有的。」麗容又道：「為你進學，所費不必言，只事敗之後，拖累進京，幾幾刑獄，幸邀寬宥，又替你揮資援例，復費萬金，謀登鄉榜，可記得了？」陳與權道：「記得。」麗容道：「因你被劉天相負心，我家丈夫不平，仗義報仇，幾乎陷身大辟。虧得義夫戚宗孝挺身代死，得以減等配徒，一去數年，死生未保，這都為著誰來？」

麗容說到此際，潸然下淚。陳與權道：「這不關我事，他自殺人，應該受罪，難道我替他？」曾九功怒道：「為你復仇，怎說不關你事？戚宗孝並未殺人，為何反拚生相救麼？」陳與權聽說，便不敢開口。麗容道：「丈夫起解之時，鄰里俱送，你獨漠不相關，反矚孤寡可欺，把我田產住居，盡行吞占，詭言另買新宅，逼逐我母子出門。不隔兩月，屋主催房，使我棲身無地。」陳與權道：「住居係乾兄相送，田產是我家買的祖業，並非干氏之產。」曾九功道：「干白虹住居，只借與你一半，今明明全占，還要強飾！」麗容道：「就是田地租房，現有原主原契，如何賴得？」陳與權道：「我家田有佃票，屋有租單，請老公祖電閱。曾九功看了道：「你租佃之產，即係乾家原契之產，既無交易緣由，便屬吞占。」即差健快，飛提佃戶租戶到案對審。

不一時，盡皆拘齊，曾九功喝道：「你租佃陳舉人田產，可知先前是那一家？陳舉人得業，曾否有人會租？你們一定知情。今日在公所會審，不許半語支吾，若有不實說的，夾棍伺候。」這些鄉村小民，見太守威嚴之下，且陳家被害眾多，諒難遮瞞，便實稟道：「當初這田產其實是干白虹的丈人金守溪的，後來金守溪去世，傳與女兒、女婿，合裡共知。因先年干白虹犯事遠出，陳舉人便差管家吩咐小的們，不許還租。未幾，忽逼勒小的們換寫租佃文契，並沒有人回來會租。以後年年俱是陳氏收息。這些都是真情，其餘事體，小的們一概不知。若有半字虛言，願受刑罰。」

曾九功道：「陳舉人吞占之謀，今已顯見，還有辯麼？」陳與權低頭服罪，不敢開口。麗容道：「彼時住居產業，一無所存，我又重買了住居，你妻子喬氏忽然誘我到家，只道好意吐還田產，那知陰謀莫測，你竟殺死一人，將我母子圖賴，把宅捨家伙並衣裳內帑，盡行抄洗，使我母子踉蹌道路，廟宇棲身。情慘至此，能不酸鼻！」

曾九功拍案道：「殺人陷人，法不可恕！今所害之人，屍骸在於何處？」陳與權道：「當日金氏恨我，故此把我外甥殺死。若說圖賴，難道做母舅的反忍害死他不成？因乾兄向有小惠相加，未曾告他人命，已將屍骸火化，太公祖也不必窮究他罷！」曾九功怒道：「好胡說！若非你自家殺死的，豈肯火化滅跡？今且請回，候本府詳憲發落。」說罷便欲退堂。

麗容又上去稟道：「父親萬貫家財，都被陳舉人所吞，還求斷還。」曾九功道：「暫且請回，我自有的。」麗容只得乘轎回庵。眾被害見太守斷明，也各各散去。陳與權垂頭喪氣，上轎而回。有《凌霄竹》曲云：

風波舊日情，逞吾能。看他傾陷何須問。家先罄，業可吞，資堪並。深恩誰復重思省，從前作事今折證。沒興齊來總成空，請君歸去南雄嶺。

次日曾九功備錄供招，並將各被害原詞，及陳與權殺死外甥、吞占有據的事，一並匯冊申詳。撫按即行該司核審明白，題參到部，奉旨將陳與權削去舉人，追贓問罪。該部咨送撫按，行到南雄府，曾九功便著人通知金麗容，叫他速到仁壽村來。自己會同刑廳及保昌知縣，竟詣陳與權家，直至中堂坐下。

陳與權聞知，慌忙出來叩見。曾九功道：「前日本府審時，尚以禮貌待汝，今已奉旨黜革，可去了冠服相見。」陳與權因太守到他家中，初還認是好意，不想忽聽說奉旨削籍，要去他衣冠，嚇得魂不附體。只見兩邊皂隸，竟走攏來，寬他的尊服。

陳與權慌了，大喊道：「我犯什麼大法，敢弄壞我前程？就是乾家的產業，我情願還他罷了。」曾九功道：「吞占之物，今日自當斷給原主，固不消說，只殺死外甥一案，罪乾人命重情，恐還不止黜革，尚須問罪哩。」

陳與權聽說，心裡著了急，只得自招，忽吐出真情來道：「太公祖老爺，神明在上，我其實沒有殺人的謔。」曾九功道：「不是你殺的，如何把屍骸擅自焚化？顯係情虛滅跡，還要強辯！」陳與權道：「其實有個緣故。當初乾家田產，我占之猶為未足，因又圖他家財殷厚，故令妻子哄說還他產業，誘得金氏母子到家，圈留過宿。將小廝面塗雞血，刺刀衣服，悉染腥紅，叫他僵臥於地，圖賴金氏殺死，假稱外甥，抄沒了他資產是有的，並沒有真正殺人。這小廝現在，太老爺喚他來問便知。」曾九功聽說，便叫那小廝來審。

這小廝聽得官府叫他，嚇得三魂失了兩魂，跪在案前，抖個不住。曾九功問道：「你家主六七年前，曾否叫你假扮死人，嚇詐金氏，有這事麼？」小廝道：「有的。當初相公叫我把雞血塗了面孔，躺在地上，就將殺雞的刀子，也擦在身邊，叫我咬定牙關，動也不動，裝做死人，嚇這乾奶奶是實。」曾九功道：「不信有此事，想是家主教導你說的，夾起來。」

兩邊皂隸一聲吆喝，把小廝扯下去，褪了襪子，用夾棍收起來。可憐這小廝不多年紀，那裡吃著官刑？不覺死而復甦，亂哭亂喊。曾九功三推四問，總與前供無異，知是真情。便問道：「你好端端假做死人，幫家主詐人的東西，可曾分與你多少？」小廝道：「沒有。起初相公原許我做成了圈套，賞我一個老婆，如今連這老婆也賴了。」

刑廳與縣官都笑道：「施此詭計，抄占多少家私，還賴這小廝的妻子，可知陳生隨處負心，吃人不足。數年不平之案，今日可謂水落石出矣。」曾九功便請麗容上去道：「陳舉人田產住房，委係你家故業。今日我與刑廳及縣主，三面審明，理應斷還與你。你可從內至外，一一驗明，趁本府在此，不致更有爭競。若有吞占別主贓物，非係你家者，須交與本府，發還眾被害領去。你家什物，倘有缺少，亦須報明本府，著他補賠。」陳與權道：「家中所有，大半是我自己產業，求太老爺鑒還。」曾九功道：「你當日一身狼狽，死於風雪之中，干白虹在南雄嶺上救你，此時田產何在？敢是你懷裡邊揣過來的麼？」

陳與權便沒得說，只得同麗容入內，一應田房文簿，盡行交還。麗容檢看箱橐，現銀珍飾，尚有數千，新置田地，又有千畝。但恐太守等久不便，因出來稟道：「寒家什物，一時查點不盡，但有新買田地千餘畝，聽太老爺發還眾人。其資飾銀兩，情願只取一半，其餘聽憑太老爺分派。」曾九功道：「你既如此好義，本府當有處分。可將此一半家財，分為二股，一股給與眾被害領歸，一股發與尼姑周氏。起造大殿，供佛焚修。今已交割明白，本府即當詳憲，陳生命案既虛，姑免擬罪。此處仍是乾家住宅，不許在此安身，可與妻子奴僕立遷別境，勿得留戀。」

陳與權跪下哀哭道：「當初乾兄曾與我一半房屋，還求太老爺開恩，少賜棲身之處。」曾九功道：「既乾家如此待你，誰叫你負心！快些出去，不許多說。」陳與權道：「可憐我中過舉人，稍有薄面，一時叫我領著妻子投奔在那處去？」曾九功道：「譬如禽獸，隨地而宿。你負義忘恩，原與禽獸無異，有誰憐你？」叫皂隸逐他出去，許多衙役生生把陳與權又出外廂，又一起公差趕入內室，將喬氏一把揪來，雙雙的推在門外。曾九功與廳縣兩官，一齊起身而去。正是：

當年漂泊苦無棲，今日依然復舊時。

可惜半生空富貴，單單贏得一妖妻。

陳與權欲待再挨入去，爭奈門已緊閉，只得與妻子大哭一場，含淚而走。陳與權道：「我如今且尋個人家安了身，慢慢再圖地步便好。」喬氏道：「除非借親戚人家，方有些體面。只是你外鄉人，並無瓜葛，我家父母，早已去世，又無兄弟姐妹可以相依，如何是好？」陳與權道：「我陳氏既無親族，凡是姓喬的，不論遠近，且去投他再處。」

喬氏無奈，只得一隨一唱，同走入城。那知喬氏雖係親戚，只因陳與權平日自恃舉人，不看人在眼裡，並不曾往來。況且已被官府斥逐，不齒人類，俱閉門不納。兩人無奈，只得哭道：「親戚眼見如此，反不如借朋友人家住罷。雖然沒有體面，也顧不得了。」誰料這些大家小戶，一發堅拒不容。

夫婦兩人南北奔馳，不論城裡城外，凡有一面的，盡皆走到，那裡有個人憐他一憐，應他一應！陳與權忽又想到：「除非這個人，當初極奉我的，不怕他不肯。」喬氏問：「是何人？」陳與權道：「就是先年借他房子與金氏住的那孫秀卿，是小家財主，或者還可相容。」喬氏喜曰：「既是這等，快些去嘛。」兩人又望孫家走來。那知如今的人，大凡有了錢財，成個富翁，便極勢利。榮貴的，就出格奉承；落泊的，隨你至親骨戚，便冷眼相加。

這日見陳與權夫婦挨身上門，明知他舉人已忒了腔，且被官府審逐，諒已無勢可藉，就嚴聲峻拒。陳與權又因其白丁可欺，死死坐在家中，推也推他不出。孫秀卿著了忙，如飛到府裡稟官，說陳與權既被斥逐，尚在擾害愚民，曾九功大怒，立差快手，押逐出境。

陳與權正在孫家炒鬧，只見兩個青衣人持著牌票進來道：「我奉太爺差來，說陳爺既無住處，著我喚兩肩小轎，送陳爺與奶奶到南雄嶺上草庵裡去住罷。」陳與權已知此處安身不牢，只得聽憑驅遣。那知到得嶺上，雖有個草庵，卻在荊棘叢中不通往來的去處。快手把兩人送入庵中，匆匆而去。陳與權看那草庵，四壁欹斜，風雨不蔽，板牀折足，土灶無煙。清早餓到臨晚，腹中甚餓，空山野徑，鬼哭猿啼，並無寸草可食。

次日等客商過往，老著臉哀求救濟，自言中過舉人，因味心吞占，遭此惡報。眾客商憐他，往往贈些乾糧。苟延了月餘，一日忽見劉天相逢首垢面，忽然入室，厲聲泣道：「我當日負心，死固無怨，今日你也負人恩德，須償還我命來！」說罷，倏然不見。陳與權驟發大病，是夜暴亡。喬氏亦享用半生，吃不得恁般狼狽。不隔數日，相繼餓死。可惜好個陳與權，枉費了數載機謀，依然死於南雄嶺上，可知天道可還，報施最巧，只因他兩人昧了一點本心，忘恩負義，遂有如此之報。詩云：

十年前在南雄嶺，十年後向南雄住。

中間數載享膏腴，不記前番風雪處。

負他青眼十分恩，鎔橐田園悉我踞。

蒼蒼報施轉睫間，來處來從去處去。

卻說曾九功處置了陳與權，恢復了乾家產業，並為周氏尼姑裝佛造殿，恩怨已明，夙志既遂，便有急流湧退之意。未幾，忽報乾濬郊已中了第五名會魁，到得殿試後，又報了二甲第一，選授翰林院編修。曾九功喜躍如狂，登門慶賀，既而想道：「乾兄兒子既貴，家園復整，錦旋在即，歡聚不遙，可謂得志矣。但我原係詞林，今改調外職，非我素願，不過欲明恩怨耳。今志已遂，何必碌碌仕途，沉淪宦海。莫若退歸林下，優游自得，豈不賢於金紫？況乾兄本無報怨之心，我此番舉動，大非干兄之意。不即退而避去，更待何時！」

志念既決，即往省城，面謁撫、按，交還印綬，懇其題疏另補。撫、按俱說：「貴府才品端凝，青年敏練，正宜共輔太平，何以乞休憊早？」曾九功道：「卑職性好山林，志安淡泊，專城之寄，實不勝任。敢求老大人俯賜題黜，不勝銘感。」撫、按只是不許。曾九功便將文憑印綬，送置案頭，飄然而去。歸到南雄府署，收拾行裝，同陸小姐逕回山東不題。

再說干白虹父子，在京甚是榮耀。一日天子見乾濬郊衝年英俊，龍顏大悅，命入內宮賦詩。各院嬪妃，見乾濬郊風流年少，盡皆傾愛。羅中命詠，紈扇求詩，賜花賜酒，寵贈尤多，三十六宮，盡皆游遍。天子問道：「卿年幾何？可曾娶否？」乾濬郊回奏道：「臣年才一十七歲，已聘太守歐陽健之女，尚未成婚。」天子道：「既有所聘，自當即賦宜家，賜爾明日完婚，朕當助彩。」

乾濬郊叩頭謝恩而出。隨即報與歐陽健，次日準備成親，奉旨頒賜金花彩緞，各官慶賀。到得吉時，花燈鼓樂，到院相迎。乾

濬郊坐下高頭駿馬，繡旗黃蓋，銀瓜朱棍，穿著大紅吉服，烏紗帽上兩朵銀花，聯著蓮花白面，猶如玉洞仙郎。迎至歐陽府中，引出一位小姐，裊裊婷婷，珠輝玉映，立於氍毹之上，雙雙交拜。

行禮已畢，共縮紅絲，羅扇輕攜，紗燈簇擁，送入洞房深處。是夜帶解同心，枝交連理，錦被忽翻春浪，高堂乍斂殘云。明日具疏告假，回鄉省母。聖旨嘉其孝義，准假一年。乾濬郊大喜，辭別岳丈，即同父親收拾出京。各官餞送，自不必說。一到山東，曾九功設餞相迎，干白虹驚訝道：「老弟在粵中做官，如何又在家裡？」曾九功告以乞休之故，將干白虹父子款留兩日，後日匆匆起程。曾九功遠道相送，揮淚而別。

干白虹父子不分晝夜，趕到家鄉，夫妻母子相逢，一番悲喜，不言可知。干白虹問及：「陳與權何往？」麗容詳述曾九功報怨之事。干白虹愀然不樂，尋至南雄嶺上，將陳與權屍骸具棺盛殮，買地安葬，廣植鬆楸。另建一所觀音庵，托個僧人，照管墳墓，侍奉香火。此皆干白虹不忘故交，不念舊惡的厚處。

過了數日，乾濬郊親往尼庵，拜謝周氏與尼姑豢養之恩，將三千銀子建殿塑佛，並給良田千畝，與他食以娛老。又訪戚宗孝屍棺，也為他造墳安葬，建立牌坊，題曰「義士戚宗孝之墓」。又向戚氏近宗與他嗣立一子為後，給與田產資生。閭裡親鄰，盡皆存恤，無不稱為厚德君子。

過了一年，假滿進京，補升修撰，後來直做到文淵閣學士。干白虹亦贈禮部尚書，麗容與歐陽小姐俱受一品封誥。曾九功過了幾年，天子慕其高節，仍召回內院，後邊也做到都察院大堂。